

王壬秋尺牘

王
王
秋
尺
牘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五版



分售處

會燕生尺牘一冊二角
俞曲園尺牘一冊二角五分
吳肇甫尺牘二冊四角
王益吾尺牘一冊一角
王壬秋尺牘一冊二角
樊樊山尺牘一冊八分
康南海尺牘一冊七分
林畏廬尺牘一冊七分
章太炎尺牘一冊一角
梁任公尺牘一冊一角五分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編輯者 文 明 書 局

發行者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中 華 書 局

各省 中 華 書 局

王士秋尺牘目錄

與張世兄 六首

致唐郎中

致教郎中

致楊總督 二首

致劉總督

致張參贊

致連散秩

致朱典史

致董兵備

致左中堂 二首

致李中堂

唁二李

致王祭酒 二首

致裴樾岑 四首

與宋生

致王道臺

致陳道臺

與易世兄

與丁婿

致朱署臬

致張尚書 二首

與曾甥

致鄧親家

致彭親家

致李副統

與忭撫臺

與李提督

復黎公使

致楊世兄

致郭兵左

與孺人 二首

與六雲

致黃道臺

致尊經院生

致朱詹事

致曹郎中

致陳縣丞

致張員外

致潘尚書

致鄧親家 三首

致陳親家 三首

致丁親家 五首

致劉巡撫 三首

致彭尚書

致馮章景

致徐侍郎

致陳編修

致陳編修

致羅總兵

致張學臺

與張生登壽 二首

致蕭知縣

致黃親家

致丁成綿 二首

致許師耶

致楊道臺 二首

謝方師耶

致李藩臺

與兩監院

上錢閣學

與曠優貢

致王編修

致陳進士

致劉制臺 四首

復劉山長

復陳觀察 二首

致陳兵部 二首

致李制臺

與席道臺

與曹公孫

致張瞿軍機

致俞巡撫

致趙巡撫

致譚兵備

唁龍卽

與龍卽

與陳卽

與四子婦

致夏署撫

致趙師爺

致王知府

致端尚書 二首

致樊藩臺 三首

致胡吏部

致鑛局協辦 三首

致宋道臺

致曹參議

王壬秋尺牘

與張世兄 六首

前聞將至鄂中。故未奉問。昨見省鈔。乃儼然逐隊李石之門。豈有說邪。東野世文亦入都。長涂川資何出。閨運鄉居。衣食足供十口。手寫九經。已得四矣。春花滿庭。間復弦酒。蕭然自喜。不知前之為夢也。桂陽州將修志。猥以閨運充之。當於四月携家一游。兩三月便還。屬所浮家泛宅。何必江湖。此實至樂。在不知明日事耳。仁兄意致高穆。可以相聞。

又

前書薦孫世兄。竟未奉報。蓋鋪遞浮沉。山居深遠。相思之意。寄於想望而已。聞雅政無儔。百廢具舉。留賢自助。遂聘二龍。都梁之芳。與奎歌共遠。何意山城。得此佳會。甚羨且妒也。閨運於十月至應陽。故城主於席氏。料檢圖志。并已畢功。東安武岡境間。有奇石。謂之蕭巖。相傳為壓湖南一山。自宋時知武岡軍周裕游焉。磨崖題名。歷五六百年。人罕游探。今冬月晴燠。又值吾輩咸會近地。已函告東文。尅日同游。吾兄按圖行鄉。正茲巖主人。宜定良辰。招二鄧。南迎永州之騎。西會故人之約。留飲三日。刻名賦詩。為一時勝事。專書奉約。即候復章。

又

去臘得賜書。以亡室告終。承憐薄弱。撰文垂遠。將託哀華。拜頌崩摧。感何如矣。望溪不輕下筆。簡文乃肯誅劉語。不虛增光。昭泉下。謹刊入家譜。用志鴻施。賢嫂夫人。當已卜宅。志銘無愧。述

德為難。籌度經年。懼辱來命。昨積雨經月。夜出沂湖。獨坐舟中。忽有所感。還家援筆。頃刻而成。雖體格不高。風骨頗振。掃除門面。直書情性。有悼詩所未及者。生平合作也。淑儷固宜美銘。亦亡室靈魂。不忘閨友。若或啟之。不然。無此韻也。老兄好行善事。食報亦宜。但久獨神傷。恐非逝者之願。若閨運之頑。質計一死足報。賢與不肖。當思俯企。東洲拘窘。藉息奔馳。兩兒將有浙行。諸女並從衡寓。因呈拙稿。不遑贅言。

又

前得還書。情文並斐。新秋感念。遙想淒清。垂老安居。自然離索。人之分也。深思佚我。自娛而已。施惠鄉里。亦消遣之一端。而動或非時。不如其已。唯勤教誨。來者與之。庶乎无咎耳。閨運老心。猶童不忘游樂。苦無負託。坐為五女所累。乃知古人貴男。正自有道待幼者嫁畢。已七十矣。此女新許。雋丞為兒婦。雋已七十。又癡於我也。亡妻墓銘。篆蓋未搨。先寄一分呈覽。今年遂無所作。唯公羊疑義。初通二條。容俟年終。將應改者。編鈔寄上。以補刻本之漏。酷熱猶未減。久疏筆研。荒矣。髦哉。起居如何。暇仍答示。

又

比年時聞起居。嫻未通書。亦實無可言也。昨知携孫出游。欣承健喜。既至上海。咫尺漢湘。秋末潮平。洞庭風利。不十日程耳。何不重游湘東。下榻東州。作數夕快談。弟十年來。頗有長進。亦驗兄閒居所得。非僅誇杖履優游也。暮年賴唐者多。少壯朋交。不復相思。存者晨星。乃如參商。如

吾兩人蓋不可得。亦未知弟之薄於故舊耶。抑諸公道不同也。相見時當快吐此鬱鬱耳。專書奉迎。不復多及。

又

自強不息。老而幼學。每得來書。輒自皇悚。滄海橫流之時。乃有此山澤耆儒。麻覽古今。如出一轍。老兄當知消息。可搜集一傳。弟為叙之。勝於表章遺逸。足以警惕庸庸也。但區區老翁。不踰繩尺。求志達道。孔所未見。弟躑躅其間。不願同游。他日儻亦附名。則冤屈耳。承別示養心方。頗有老態。弟尚不須遵此。人生適意。安能自養以求生乎。今夏早熱。氣為所奪。及涼冷。遂懈怠矣。頗欲東游以振之。好自珍頤。預備暢談。

致唐郎中

前聞太夫人壽辰。適已過期。闕於遣祝。又聞慈躬微恙。旋已有痊。幸甚幸甚。昨得程春翁書。並寄到惠函。及潤筆三百元。具徵孝思無窮。損已揚親之美。欽喜惟倍。但碑銘例有人事行狀。不以利終。先公於閩運忘年雅契。同事廿齡。大德遺聞。素所仰悉。故稍加詮次。即已斐然。若因而受謝。弗彰公道。既使閩運有傷廉之譏。又傷先公知人之雅。抑令人疑賢兄弟私願榮親。喜于聞譽。故不敢承領。非自外也。狀版早交春翁宅中。李次公碑文。尚未寄來。尚須諸兄函索之。茲附呈奏稿六本。並所寄三百元。統希察入。閩運以丁宮保前歲久要於十月內。軍志告成。即行買舟入蜀。游期久暫未定。倦口尚寄城中。明年秋試。鑄兄當送考來省否。酌兄何日之官。樊口

事以平淡了之。鄂中今無事也。

致教郎中

去秋復上一函計達清鑒。仲冬泝峽西上。除夕前日。屆於成都。比見丁公。果如所論。謬以講席相處。初以三年宿諾。意其求友之喬聲。不圖千里尋師。乃作擔簦之來教。逡巡三讓。固執一辭。便欲告歸。實為駭聽。今年二月移入館中。以佔畢之荒儒。對卿雲之後輩。其為不稱。亮荷深知。唯孝達初立不易。未經整飭。以閩運硜硜之性。蒙諸生抑抑之謙。將廢者。于是更興。未備者。俄而悉補。甫及一月。已有可觀。用報鄉先生使知蜀材之盛也。珂里人來。具言老伯大人高年。矍鑠。令弟秀發。恂恂。聞之欣頌。仁兄秋官久次。美譽益章。著述當增。暇幸錄示。閩運去年撰成湘軍事志十七篇。於長沙開彫。今尚未得清本。及至貴省。工課頗繁。當俟夏間。方能理業。嫠屬仍居鄉里。恐江湖之險。又作客不宜有所顧牽。錦里之留。因茲難久。意欲得三數高足。分習三科。然後改院長為學長。不借材於異地。乃為佳耳。閩孝達有次子出後。其兄者。年近舞勺。饒有父風。閩運有第四女。生于戊辰。性稍聰敏。授以經義。粗能理會。伏冀仁兄近加訪察。為我相依。若許相當。便煩掌牒。復書來日。再可問名。緣此未通函。孝達希留意。幸甚。幸甚。春寒來久。伏惟萬福。

致楊總督 二首

自送行旌旋登平。乘卿雲屯于隴阪。客思託於沱潛。雖雍梁同方。而行程俱驚。入蜀以後。官訟紛紜。親覩風波。難安旅夢。又初開講席。日有課程。昕鼓宵鐙。靡遑他矣。側聞籌策。兼總留臺。翊

贊之勤勞於昔歲。以至重大之事。曾無合力之人。文卿又復翩然。李文真成騎虎。非樸忠妙略。難為一日謀也。每一思之。頭須為白。况躬綜其成者乎。裨帥之蒞華陽。原可安於厝火。乃思危遠慮。遂為淺識所驚。已既徒勞。人亦受咎。兩星為之退舍。百姓頗亦騷然。今方欲善其謀。亦有才難之歎耳。閻運謬居祭酒。職佐儒官。諸生業勤。差以道責。家從弟少而失教。壯不自安。求託旌轅。冀加鈴約。得其長安來信。深感推愛之恩。昨奉惠書。始驚天逝。本無裹革之志。乃承掩骼之仁。兼賜遠詢。許謀歸葬。閻運竊以為延陵贏博。蒙叟烏鳶。處處可埋。達人有劍。但此弟曾無妻子。其弟妹為之主持。若不迎喪。恐於禮未盡。未敢專決。仍還書舍間謀之。惟示以附使致極。則萬不敢當。俟定議後。當由其胞妹婿陳同知嘉績就近照護耳。存衣便可施作佛事。以免交代之煩。陳令從張朗帥在阿克。蘇先亦在大營。文案可代閻運辦此也。先此奉復。敬頌道安。不勝悲仰之意。

又

石泉先生尚書節下。正月奉賜復時。以寵畀益隆。投艱不易。未敢依世俗稱賀。而相距遼闊。又無以助贊海嶽。故稽通候。欽企彌增。西極盛秋。德威丕著。甚頌甚幸。湘陰學行。宜為第一名相。乃政府目以外行。利方為圓。良不易易。蔭公亦稱病欲退。沅帥似不西來。偉人宮官。猶之不遇。如閻運等。反為達人矣。蜀游因循三年。冬初決去。近撰公羊春秋已成。寫定後。再寄呈正。舍親趙秀才一函。乞留意妥交。敬頌鈞祺。不具。

致劉總督

前歲奉別。遂闕通牒。側聞滇黔人士。傳道威德。不動聲色。安於泰山。凡在知交。孰不稱頌。比者連章示意。頗念明農。朝廷注意西陲。竟不得謝。竊以為大臣任事。高下在心。但益國家。豈知俗例。綿針雖利。未落龍淵。如以寮屬而趣歸。何異假梯階而自進。總督而不得行意。今古所無。公自道多而術少耳。閩運於去歲撰次軍志已畢。遂為西遊。初擬由蜀索關隴。還循黑水而南。以圖良覲。及至華陽。樺公留主講席。諸生已集。勢不可辭。好為人師。古賢所患。但上下牽綴。去留不得自如。以負嘉招。慚於通訊。今因驛使。輒報行踪。梁益同州。承風在近。僅有所見。尚當續啟。先此奉達。敬啟道安。惟簪鑒不具。

致張參贊

正月寄上一牋。言蜀中金鹽煤火之利。思效鹿茸之義。方以無報為怪。昨得家書。乃知有竊變石故智者。竟致浮沈。然比時風波駭人。恐賢者亦隨俗裹足。今者霜臺隼射。復攬威神。部議重申。兩星退舍。所有餘意。頗再明之。蓋聞才智之士。患不遇時。家有龍淵。乃議剗割。仁兄思精才敏。非僅以文德營務為富貴之極階。而小試輒罷。但能卷退。良以張劉力弱。沈李交疏。不階尺水。終於蠖屈。筠公泥佛。不保自身。三數東行。無成而返。而又諱其逐鹿。高語卧龍。以閩運之深交。尚未傾其情懷。此在高才坐廢。懷寶迷邦。無與他人。不宜勸進。然閩運終不能已者。誠以近今能者無多。惜其冉冉也。蜀通三藏。地界英俄。他日蔡州。當今輩洛。富強之計。久闕未舒。督府

宏謨鄙人奇計。小用小效。大叩大鳴。思慕恢廓之風。願商兵食之略。幸承閒退。可作峽游。秋水向平。無辭一訪。縱令無補。聊作看山。若可經營。何難展布。昔陶朱無心將相。而必致千金。諸葛但食一升。而樂窺火井。人生要在發舒其意。豈以言利為謀。求官為卑乎。湘人得志東南。入蜀者率皆驚下。由巔霞凡近。不足提倡故也。君家松公。不迎玄德。則與五斗妖人。同於草木。何必狃於熟路。唯識淮網。仰望幼丹。交通崇宇。以為百步王乎。閨運既託業談經。更無進取之理。若夫瞻言百里。遠慮十年。子牟魏闕之思。仲連圍城之志。非智者不可與道也。今且先謀興利。以裕國本。奏調擢用。自在他時。亦非僅僅區區海關酬參贊之勞耳。書至。且宜深思。以副所期。有可與談者。亦可示之。蜀中夏溼。院內多忙。然燭作書。敬頌雙福。

致連散秩

希白仁弟。殿帥爵前。奉送行旌。倏已逾夏。福門嘉禮。未及申賀。旋聞田君言。已駐萬縣。同舟東汎。錦帆安穩。壁海順流。垂佩君門。定逢新寵。甚幸甚頌。今兄已至駐所。僊從平安。成都近無譌言。但惜黎公之去耳。實心任事者。不可多得。蜀中積弊又深。游松之徒。奉行良吏。未足挽頽波也。俄事必無他慮。而廷議為正論所劫。致謀邊防。思之歎恨。亦未知兩宮真憂勞求賢而不可得耶。或以今所用為賢。而姑徇輿誦耶。故雖有所懷。不敢自獻。昔荆王三則。莊鴛一嚇。九重萬里。忠憤徒深。每遇北風。何能不歎。闔運濫居祭酒。忽已二年。山中信來。促望還棹。以去臘方歸。今冬當留渡歲。明年秋。況定戒扁舟。為日尚遲。可隨時通候也。專此手復。敬頌台安。惟荃察不具。

致朱典史

香蓀仁兄先生道席。長沙快聚。歸夢猶歡。秋風復涼。佳期未踐。桂香招隱。霞霞遺賢。當乎此時。無任吟想。邇來集會。論何文政。廷璋一案。致勞神蛇。金剛之倫。左袒右袒。吾等局外。不遑私議。試以尊意報我。無若鄭尚書屈殺張文祥也。衡陽圖志。寂寥無甚。可觀。須十一月乃得刊。竟近撰周易尚書并成。尚書實古今之名作。尚有未通者。須良友講論。俟之來年耳。人便奉牋。祇頌多福。

致董兵備

自疏嘉問。靡日不懷。昨得寄書。知閩運去春一牋。經秋始達。天水復札。八月乃來。情思常新。日月逾邁。念此何堪別也。節下巡備列城。同人有麤官瘠土之歎。及觀所示。方將移風易俗。講德興賢。無快望於台司。有設施於荒徼。高致遠度。於此不凡。乃覺六朝文人。所懷浮淺。唐宋學者。唯卹已私。進德宏謨。敢不敬賀。閩運隴蜀之望。在覽光儀。人事牽纏。迄未命駕。東安圖志已畢。尚未刊青。寄上衡陽縣書。聊供瀏鑒。新詩一首。藉達相思。張子衡志圖閩臬。何心吟詠。得君一貶。已為寢矣。文卿開府。因仕致貧。貧也非病。未可退也。有狂友李雨蒼。手書諠諠。約閩運游河北。妾年三十。無可戀留。亦以舊交晨星。新知不續。便恐獨立天壤。無與為言。終當一出。馳驅萬里。但進仕之意。絕於乙亥矣。節鎮紛移。獨不能逢君於近地。殷勤跋涉。自覺偏勞。儻月內布按楚越。則所禱祀者耳。杜祠記俟思之。未可牽爾。來示不及家事。媿屬已至。泰否。入秋向寒。惟珍衛崇愛為頌。

致左中堂二首

季高十三丈中堂去歲由里第附上一函計達鈞察西征籌筆明習敵情昨讀大疏不減充國黃升劉退見用人之至公知公晚年殊進也腹裏事益形沓泄閫運惟有閉戶讀書以永朝夕族子樹枏前從成道臺差委有年人頗勤慎今以卑官託於宏幃微賤不能自達用介一言俾謁庭下伏惟兼納並求門無棄材或留供驅策或試以州縣必能恪恭所職兢業自勉否則與以一札使隨肅帥窺關塞之情亦器使之雅意也湘中人材日復寥寥覲時兩公進退維谷大吏方整官綱以臨民士視嘉道公卿有其隔膜無其雅望思之令人不怡想公方勞心於西略顧不料善地不如惡地耳本欲相訪道遠憚行輒先以書達

又

季高十三丈節下自乙丑從保定上書論吳生必敗公事未得復書其後閫運以三月歸家七月入山至今四年絕不與世事相聞友朋來問或及時事大抵皆數月以前陳言鄉中人以為新聞耳故以節下之馳驅勤勞擘畫貞樸皆無得而稱焉鈞兄書諸告封事乃知吾丈蓋真欲謀國而非以官爵徇人者又屢聞雨蒼保之孟星言公每與人言輒慮賢才不登而自歎衰老孤立何大臣深思之賢乎閫運行天下見王公大人衆矣皆無能求賢者滌丈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從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賢者閫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

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待天子臨軒而朝。無休休相臣當依之旁求。恆不若夾帝之訪問為易。則積弊已深矣。今姑以節下用人論之。嚴受菴才氣踴躍。欲以死發其狂。令得備一卒死鋒刃。將百人償其志。等死也。而故靳之。使發狂疾自縊而死。豈閩粵營哨諸弁猶勝受菴乎。此節下欲成全人材。而反夭枉人材者一也。鄧保一善論說文人。本非吏材。而節下使之為營務。作府道。卒又不悅而遣之。豈保之先則勝受菴。而後則不若壽山乎。節下欲獎拔人材。而又不鑒別人材者二也。孟辛負氣好奇。其銳敏不多得。節下既賞之矣。而不留之。不調之。欲其自投而後收之。此欲籠絡人材。而卒坐失人材者三也。蔣撫楊督皆以薦起。蔣則廳官。楊乃陰鷲。均不得終席。視滌丈所舉之李沈。既不及之。比於毛憚。物論反甚焉。節下徒知文人之非遠器。而不知辯士之非遠模。徒知馬謖之違節度。而不知魏延之非馴擾。此欲別拔人材。而不知遏抑人材之由者四也。委克菴以關中。留壽山于福建。一則非宏通之選。一則為客氣之尤。節下久與游而不知。是不智也。無以易之。是無賢也。將兵十年。讀書四紀。居百寮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賢。亦不如淳于之日進七士。而焦勞于旦暮。目營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閩運自不欲以功名見。視當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間。既非節下諸公所札調能來。亦非諸公所肯薦自代。有賢無賢。何與人事。特以聞節下之勤懇。傷所望之未逢。涉筆及之。聊為啟予耳。比以桂陽人士相要修志。偶思節下久未相聞。命兒子錄兵志序一篇。以質有道。不可空寄一文。當作書申敬意之所。及輒復論之。又聞人言。節下頗怪閩運不以前輩相推。此則重視閩

運而自待輕也。今推節下者衆矣。尚須求也。附益之乎。如閩運者。尚不怪節下。不以賢人見師也。節下久不聞侃侃之言。或亦感區區之意。知我罪我。閩運無與焉。臨啟不勝所懷。

致李中堂

少荃先生中堂節下。相望寥廓。久闕牋記。屢聞傳道垂念之意。尤為悚荷。明公身繫安危。獨當其難。古今殆無其比。今年在湘與筠仙論俄事。筠仙示與公往復之書。閩運比東筠仙云。君所言滿紙浮詞。昔嘗謂君於夷務勝李公。今定知不及也。蓋以十八條為不妨許諾。在朝唯公一人。在野唯閩運一人。惜不獲面見。證其歸宿耳。往在都門。承欲以紅氊白帖見傲。及今又廿年。既不獲作後輩。聊復稱知音矣。悠悠之論。又何足惜。然竊有參者。公之官宰相矣。其職疆臣也。疆臣握兵。不可言和。而增防二軍。果足以犄角耶。抑終於備而不用。似不如明言除禁撤防。坦然相與。以防之終不用。則不如不防也。今之計在經略南洋。悉置領事官。收故民之心。而壯中國之氣。鐵甲火輪。游歷海島。既不用戰。而可習兵。比之機器。同文固有實用。即較之招商航政。規模亦遠。此真宰相之事也。省防費以供游資。又足以弭讐而示信。如此乃真和矣。和戎者聖朝之美事。古來之通典。非如石晉趙宋之和也。公宜以規畫南洋自任。而以洋稅專供費用。較之鎮衛東門。功烈廣狹。可坐計而知矣。閩運久開陳軫之口。而息阮籍之駕。偶因樛公要為蜀游。往再遂二年。方事之亟。不敢通書左右。今歲暮海凍。休役之時。恐此頌揚之言。不登米湯之簿。謹因北風恭叩興居。敬賀年喜。手奏不莊。